



史蒂文生

講演選萃

LOOKING
OUTWARD

by A. A. Milne

今日世界社出版

Selections From LOOKING OUTWARD. Years of Crisis at the United Nations by Adlai E Stevenson 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Robert L and Selma Schiff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opyright © 1961 by Adlai E Stevenson Copyright © 1963 by Adlai E Stevenson and Selma Schiffer.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Second printing
Third printing

January 1967
May 1972
December 1975

史蒂文生講演選萃

著者：史蒂文生

譯者：陳若泉

封面設計：蔡浩泉

出版：今日世界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五二二七號

承印：菲中文化出版社

菲律賓馬尼拉信箱一五一號

台灣總經理：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第二〇二號

定價：港幣二元，新台幣二十元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第三次印刷

1502

LOOKING OUTWARD

by *Adlai E. Stevenson*

史蒂文生

陳若桓譯



今日世界社出版

CONTENTS

1. The Principles That Guide Us	1
2. An Invitation to Aggression	7
3. A Threat to the World	24
4. Why Is Robert Frost Our Bard?	57
5. Fifty Percent of Our Brains	62
6. Her Journeys Are Over	76

目 錄

(一) 我們所遵循的原則·····	1
(二) 姑息中共無異鼓勵侵畧·····	7
(三) 世界安全的威脅·····	24
(四) 佛洛斯特為何是我們的民族詩 人? ·····	57
(五) 我們百分之五十的腦力·····	62
(六) 她的旅程已盡·····	76

我們所遵循的原則

(阿德賴·史蒂文生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那是他自一九四七年以來首次正式出現於聯合國。這位最傑出的政治家在理事會馬蹄型會議席上空前地取得永久席位的喜事，使得大家都因此發表熱誠的賀辭來歡迎他。在他的答詞中，史蒂文生州長申述美國在應付今日的危機中所遵循的「若干原則」。他的演詞雖然簡短，卻扼要的道出他個人的哲學以及聯合國應遵循的綱領，這些從下面的幾頁裏可以清晰的看出。)

主席：我有時這樣說，過獎的話沒有甚麼不妥，祇要聽的人不沾沾自喜。可是，我既深受各位隆情厚誼所動，就很難不洋洋自得了。在未來的日子裏——也許是在晚上——我會永遠

懷着感激的心情回憶此時此刻。但願我們對全世界各民族所抱的心願有如各位今天對我所說的一番良言一樣的情深義重。

各位也許知道，我曾參與聯合國一九四五年在舊金山的創建，又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先後於倫敦及紐約協助它初期欠成熟工作。現在我樂於分擔聯合國青年時期的各項問題。

青年人的問題往往是輕率的愛好。我相信任何國家裏都有此現象。希望在這個理事會裏我們的一切問題都屬於這一類。

雖然有些問題不易對付，可是我希望即使對於最棘手的問題，我們也能在容忍和善意的氣氛中加以處理。

用法文的說法，我們是團結起來的國家。我們就團結起來吧！在忍耐和堅定的努力中團結，以尋求我們能協議的事物，並在這些事物上興建諒解和合作的結構，以抵禦未來任何容或遭遇的暴風雨而屹立不動。

聯合國這些年來飽受艱辛和傾軋，非但仍繼續存在，而且變得更明智，更堅強，並成為影響世界大事的日益強大的因素。對於一個很久不參與這些會議的人而言，這是令人驚奇和興奮的事。

我們美國人期望聯合國比現在更為強大，因為這個核子時代的嚴重危機要求各國之間更密切地團結起來。全人類的普遍渴望是消除戰爭、貧窮、疾病、愚昧和壓迫，憲章對此點已有說明。那正是何以我們大家結合在一起的因由。我們求安全，猶如要免於滅亡一樣，有賴各國和各政府能夠撥開紛爭的雲霧，認清我們共同利益的真理——然後勇敢一致的採取行動。祇有大小國家的行動能使這個組織獲得活力，並且能夠履行憲章的諾言。

聯合國是衡量震撼國際社會的各種動亂的敏感尺度，這些動亂已增長到危險的程度。但我們不是無能為力的旁觀者。動亂是人為的，人可以把它遏止。

為了協助這個組織負起當前的任務起見，我們美國人由於相信這個時代除了服膺真理之外任何其他途徑均危機四伏，因而決心遵循某些原則：

首先，我們知道較新而較欠開發的國家很重視聯合國。在它們追求和平、相互容忍、經濟發展、尊嚴及自重之中，我們的利益亦即它們的利益。我們在它們之中不擬尋求軍事聯盟，我們也不願把自己的制度或自己的哲學強加在它們的頭上——

其實，我們不能這樣做；自由不能強加在任何人的身上。我們對這些國家所關懷者，是使它們做和平的國際社會中真正獨立的國家。

作為最早反殖民主義的國家，美國贊成給所有民族以自由和自決。迅速及和平的革命，使那許多新國家誕生，與我們同處於聯合國內，我們對此感到欣慰。我們的宏願是此種變化能够和平及循序地演進，盡量減少痛苦、怨恨及新的衝突。我們贊佩新興國家及以前的統治者雙方面的成就，使這項變化能够循序以進。我們贊佩本理事會藉祕書長所作的努力，協助剛果作有條不紊的轉變。

本組織在促進經濟開發方面所能做的工作，如果並不更為重要，至少也有同樣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經濟發展政治獨立便不能長久維持。對於改善新興國家的人民生活情形，美國甚為重視。對該項工作，聯合國已證實其本身能够有效地供應技術援助、投資專門知識及行政人員，以援助有自助決心的國家。而這一切不具任何政治條件或任何幕後的動機。因此我們將有力地支持聯合國在改善經濟方面所進行的工作。

我們亦將盡我們的能力運用聯合國，使之成為「調協各國行動的中心」。我們相信聯合國是進行「防範性」外交的好場所；它能够在潛伏的爭端有時由於大事宣傳而導入急轉直下的階段前，辨認及解決這些爭端。

美國政府刻正最密切的注意裁軍問題所引起的僵局。我們知道，有如甘迺迪總統所說：「戰爭的工具遠勝於和平的工具」。我們知道必須走向裁軍，其迫切日甚一日；我們不斷的察覺此項問題關係生死存亡，而且這也正是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所共同感悟到的。

請容許我另外說一句：假如聯合國要繼續發揮作用，有兩件事是至關緊要的。它必須獲得適當的財力；而且必須維護祕書長及祕書處職位的完整性。我們希望來自每一個地區的會員國全體協力達成這些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條件。

最後，既有這樣命運攸關的議程，在這些會議裏我們務須避免無謂的互相譴責，此點比較從前任何時候更為重要。自由辯論乃聯合國處理程序中的最基本部份。但是我們不要使自由辯論變質。

美國的新總統說過，他把聯合國看作「結束冷戰的媒介，而非從事冷戰的場地」。我們希望派有代表在此的各國政府全都和他有同樣的見解，也希望我們在本理事會裏的審議，一心一德地致力替我們當前的問題尋求冷靜和建設性的解決辦法。但願各國間的和平相處，從本理事會成員間的和平相處開始。

同仁們，我們是安全理事會；世界各民族所夢寐以求的安全，其責任全在我們。他們尋求領導——堅強、清醒和建設性的領導，其責任也在我們。假如他們對我們沒有信心，那是我們的錯。

因此我全心全意的保證負起這件崇高而不易應付的工作，在共同努力供應世界所要求於我們的領導才幹中，和你們合作。我懇切的希望和祈禱，我們能完成這份莊嚴的職責。

姑息中共無異鼓勵侵略

——論中國席位之爭應列爲「重要問題」

（一九五〇年以來，哪一個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的問題，以各種不同的議會方法出現於每一屆會議。自史蒂文生州長就任駐聯合國大使以來，美國不再採取阻撓列入議程的方法來阻止討論該項問題——那樣的立場已愈來愈不受會員國的歡迎。相反，美國同意把該項問題作爲「重要問題」列入議程，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表決。本文乃史蒂文生州長在一九六一年的長篇討論中說明爲何它是「重要問題」的一番話。隨後投票表決的結果

是中國繼續由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來代表，而不依照蘇聯的建議由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一九六二年蘇聯相同的建議又遭拒絕，反對的票數甚至較前更多。在表決前，史蒂文生曾指出，中共未受挑釁而襲擊印度，再度的證實其藐視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而該項襲擊甚至於大會正在討論該項問題的時候公然進行。）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裏，日見增大的國際家庭正在重新謀求實現聯合國憲章的理想：亦即令世界各國擺脫戰爭的不斷威脅，彼此以同等的尊嚴及相互容忍的態度，共同替人類創造更美好的生活。本大會之多姿多采，使之成為該崇高理想的有形象徵，兼實際的化身，儘管尚未十全十美。

在朝向該理想努力的過程中，我們對中國的代表權所作的決定，將有舉足輕重的後果。其所牽涉者不限於若干代表團的地位問題。也不限於表現或反映實力的現存事實。其實骨子裏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這偉大的民族能够達成其本身的願望，以和平及容忍，與其同胞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該偉大的民族由於歷史的悲劇的影響，已強制的脫離其本身的傳統，甚而被引領與各國戰爭。

此項問題有一段悠長的歷史。自從共產軍隊奪取中國大陸及中華民國將政府遷至台北以來，各國便面臨一系列傷透腦筋的問題。其中大部份問題源自中共對韓國、對偏安於島嶼的中華民國政府、對西藏及對南亞、東南亞所發動的侵略性軍事行動。（註）

用最簡單的詞句來說，今天擺在我們面前是這樣的問題：採取那些侵略行動的政權，繼續暴戾地藐視聯合國及聯合國大會所決議的原則，並對奉公守法的會員國請其節制的呼籲置若罔聞——這樣好戰的政權竟聲稱要在這裏佔據中國席位的權利，並要求我們把中華民國的代表們逐出聯合國。

此項問題在全世界政治及道義上的嚴重性之所以增加，其所根據的事實是：自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創立以來，佔一席位的中華民國的代表們有着卓越的表現，他們所代表的是一個奉公守法的政府，在最困難的情況下都在聯合國內妥善和忠誠地負起它的責任，因此沒有理由對它作嚴重的指責，更談不到開除。

（註）此後不久，中共即曾進攻印度。

美國現在的看法正如我們開始時的看法一樣，就是假如聯合國遷就侵略成性怙惡不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使之在聯合國裏代替中華民國，便會鑄成悲慘甚至無可補救的錯誤。

我知道我們有時被指責為「不切實際」，甚至被指責為「忽視六億人民的存在」。

那是一項奇怪的指責。我國的士兵與聯合國的其他士兵幾乎有三年的時間在韓國抵禦來自中國大陸的龐大的侵略軍隊。而且我們在板門店、在日內瓦、在華沙都盡我們所能的與北京的使節談判。

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更感到他們的存在。我相信下面的說法更為公道：假如本大會屈服於北京的要求，將中華民國從聯合國逐出並取代，那才是危機四伏的不切實際的做法；因為那樣做便無視於控制六億人民的統治者之好戰性格和侵略行徑；而且那些統治者揚言把戰爭的無可避免作為他們的信條，因而拒絕放棄使用武力。

主席：如要清楚的考慮這個題目，我們必須顧到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這是一個革命性變動的時代。我們不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結局。

帝國時代正以驚人的速度接近尾聲。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在聯合國本身成立以後才獲得獨立的。今天，它們和一切其他自由向上的國家一齊，致力發展它們的經濟和訓練它們的人民，藉以完成它們的獨立自主。它們亦已在國際社會以及本組織的工作裏，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這樣，在歷史上我們首次目睹帝國制度的結束，沒有經過劇烈的動亂，也並沒有另一個帝國接踵而來，而我們所見到的是大致以和平方式興起的新獨立國家，它們成為世界性社團內地位平等的會員國。

那個社團裏有的是各式各樣不同的傳統和態度；我們現代的世界又是那樣的窄小和休戚相關；我們彼此之間都互相需要；而戰爭的後果又是那樣的可怕，因此凡有代表在本大會會場聚集的國家，都務須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遵照憲章所言，「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因為除了相處於社團之中別無其他獨立的途徑，而缺少容恕社團便無法維持。

以「解放」和「希望」為名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那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的革命性變動之一。

但這個世紀也醞釀出更多乖戾的革命，由於舊有不公平現象所引起的反應以及世界大戰的混亂狀態。在這些運動中產生

爲了害百端的好戰國家，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災難。這些政體的特點不是民主，而且獨裁；它們所關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權勢；不是如何爭取民心而是憎恨、虛假及永久鬭爭。它們儘管是名稱不同、主義各異，但那就是它們的基本性質。

這些特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上發展到更大的極端或更廣的範圍，較任何其他地方爲甚。該政體藉着恐嚇、饑餓及不斷的煽動，並利用甚至共產友邦也望之生厭的所謂「公社」制度，以改變一個輝煌及富有生氣的文明，使之淪爲軍事化劃一及鋼鐵般紀律的文化。它日以繼夜的用標貼、擴音機及公開的大聲疾呼，提醒老百姓負起憎恨外國仇敵的責任。

中共把這些同樣的妄自尊大、軍紀編制及藉故生端的特質帶入國際領域裏。許多人希望中共在結束其在韓國的侵略行爲後，便由此打消其向外征服的念頭。可是中共卻主使並支持北越的共產化；他們恢復對台灣的作戰威嚇；他們發動武力征服運動以結束西藏的自治；他們沿着南面的疆界推進到新的領土